



别样的 江湖

DISTINCT SOPHISTICATION

这个时代最精彩的都市白领物语

孔二狗
▼
著

DISTINCT
SOPHIS
-TICATION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别样的江湖

DISTINCT SOPHISTICATION

孔二狗▶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样的江湖/孔二狗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商小说”系列)

ISBN 978-7-02-007712-0

I. 别… II. 孔…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7387 号

责任编辑:付艳霞

责任印制:李 博

别样的江湖

孔二狗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60 千字 开本 68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8 插页 1

200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ISBN 978-7-02-007712-0

定价 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谨以此书献给曾跌倒但仍倔强爬起的男人们】

第一章 沉 沦

一、杵窝子

今天,我要讲述一个发生在上海写字楼里的别样的江湖故事。这里,没有江湖大哥和令人血脉喷张的铁血传奇。这里,只有 A4 纸和 PPT,只有令人动容乃至泪下的男人磨难和成长。这里,有血,也有泪。对,其实这也是个江湖。一个别样的江湖。

这故事的主人公是二狗的一个挚友。他曾经是二狗的挚友,他现在也是二狗的挚友,但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不是。

大概是一年多以前一个晚上,九点多,正在家看电视的二狗收到了一个朋友的电话。哟,居然是他!二狗揉了揉眼睛认真地看了看来电显示,确定的确是这个朋友的来电后,按下了接听键。

“二狗,在哪儿呢?”电话那边传来了朋友那有些嘶哑的声音。

“家呢!你还记得我啊,还记得给我打电话啊,呵呵。”

太久没有接到这个朋友的电话是二狗揉眼睛认真看的原因,二狗在接电话时依然在努力想,上次接他电话是在什么时候,半年前?或许更长?哦,不对,在 2008 年春节时,二狗还曾接到了他的一条拜年短信,这短信一看就是群发的,大概是什么“鼠年行大运”之类的套词。二狗一向认为群发短信暴露了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虚伪与冷漠的关系,群发短信算怎么回事?连几个字都懒得打又怎么能让人相信你的祝福是真诚的?所以,当时二狗连看都没仔细看就删除了。当然了,更没有回复。

“嗯,你……有空吗?”电话那边有些吞吞吐吐。

“有空啊,啥事儿?”

“……没事儿,就是想找你聊聊。”

“啥?!”二狗又开始不相信自己耳朵了。

“想找你聊聊。”

“……哦,好。”

二狗之所以又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的原因是:根据二狗身边的朋友说,此人从2007年10月过后行踪就十分飘忽且诡异,谁都没有见过他,偶尔能接到此人的一两个电话,基本全是借钱的,而且,他还总是只借不还。有时候朋友打个电话问问他的近况,并没想催他还钱,但他马上就以身在广州、香港、北京之类的搪塞。“他现在没个准话”是二狗身边几乎所有认识他的朋友对他的普遍评价。

但此人一直没跟二狗借过钱,他可能知道,二狗当时刚刚买房不久,而且做项目还亏了钱,也很潦倒、很落魄、很拮据。“他不会是来找我借钱的吧?”二狗在接电话时想。

“那我现在过去找你?”还没等二狗缓过神来,他又接着说了一句。

“现在?现在都九点多了!”二狗没想到他居然还要见面聊。

“你不是总每天凌晨两点睡吗?九点多很晚吗?二狗,我真的有些话要跟你讲。”他的语气很真诚。

“嗯……那你来吧,来我家不太方便,我表姐现在也住在这里,这样吧,咱们去我家楼下的咖啡厅见吧,飞虹路的上岛咖啡,知道不?”

“好的,那我现在就过来,十点见!”

“好吧!十点我在二楼等你。”

放下电话,二狗倚在沙发上愣了半晌:他究竟要找我谈什么?

二狗终于想起来了,上次见到他还是2006年9月份,那时候二狗刚买了房子,他帮二狗从虹桥搬家到虹口,二狗和他一起蜷在一辆大众物流的小货车里,那小货车六面密封,只有车顶能拉开。浑身是土的二狗和他拉开了车顶,一人点了一根中南海香烟,抬头望天,聊了一路。二狗还记得那天下着上海标志性的绵绵细雨,虽然二狗和他的身上都被细雨打湿,但谈性不减,聊了人生的理想、前景的展望……

那时的他,单纯且善良。

可能,男人和男人之间,只有在青春年少且事业无成时才会有真挚的沟通。男人在年长之后,必要的做作与虚伪,总会取代了真挚。

那天,小货车沿着延安路高架开到了外滩,从外滩开到了北外滩……

那天,不能举目四顾只能抬头望天的二狗和他看了一路的高楼大厦。那些钢铁森林,形态各异,高耸入云,或精致,或雄伟,或现代,或古朴,或奇巧,或庄严。延安路沿线和外滩沿线,的确是浓缩了上海建筑的精华。每天在地铁里提着笔记本电脑像老鼠一样忙碌着穿梭的二狗,好像在那天才第一次静下心来仰望天空,认真地端详一直生活其间的钢铁森林。

小货车里塞满了东西,二狗蜷坐在车的右后方,那也是车里唯一的空隙。他在二狗的斜对面,端坐在一堆被子上,脚下踩的是装在几个大大的黑色垃圾袋里的二狗的几百本破书。

“我来上海之前,我爸跟我说,在上海,没伞根本活不了。可我在上海这么多年,还真就从来没买过一把伞,但我还真就活下来了,活的还挺好!”呼吸着绵绵细雨所带来的沁人心脾的清新空气,二狗不无自得地说。

“在认识你之前,我就不相信这世界上有 TMD 你这样不注重生活细节的人!”

的确,他有本钱质问二狗。他生活得一向很精致,上班时从来都是西装笔挺,领带总是整齐而饱满,雪白的衬衣一尘不染,皮鞋亮得几乎能照出人影。

“谁像你,成天比娘们儿还收拾得还细致!你最长三个礼拜理一次发吧?就你那几根头发,有什么可收拾的?”

“那也不能像你这样啊?剃个像黑社会流氓似的青茬儿,你在上海滩看看,哪个上班儿的留你这发型,就你还咨询顾问呢?还成天到处给人家给做 presentation?你见客户时要是不掏出名片来,人家还得以为是黑社会流氓来要债来了呢!我就纳闷,你们老板就能容忍你留这样的发型?”

“我要告诉你四点,第一,这样的发型收拾起来方便。第二,这是我的特点,容易被人记住。第三,这是时尚,黄立行知道不?你看他是不是就我这发型?第四,我们老板是个洋妞,她说美籍华人都爱留这发型,所以她看见华人留这发型就感觉舒服。”

“反正我就看你这发型不顺眼。”

“那你俩礼拜理一次发也没见你们老板对你青眼有加啊。”二狗有点不服。

“工作?呵呵,我已经准备辞职了。”

“……啥?!”

“辞了，一个月累死累活，赚不到两万块钱，不干了。”

“……那你辞职以后准备干什么去？”

“股市最近不错，这两个多月我赚了十几万，不上班无所谓了。”

“那股市也不可能一直这么好下去啊？”虽然完全不懂股票，但二狗明白，股市不可能永远是自动提款机。

“呵呵，这波行情，到一千五百点时，已经有人说到顶了，赶紧跑吧！他们跑了。但现在，你知道股市多少点了吗？还有人跑吗？谁之前跑了谁是傻子！”

“那总有个顶吧？总不能这样无限度的暴涨下去吧！”

“这就看谁有眼光了，依我看，一万点也不是不可能的。”

“那过了一万点呢？还继续涨？你还不用工作？”

“工作？我最近算是想通了。二狗我问你，这世界什么赚钱最快？”

“贩毒？卖淫？你想贩毒还是想卖淫？”

“我说正经的生意！”他好像没什么心情跟二狗调侃，听二狗不正经说话有点激动，连踩了几脚二狗的那堆破书。

“你别踩我书！操！你说吧，什么赚钱最快！”

“我告诉你，这世界上，‘钱’赚钱最快，‘钱’生钱最快。”

“……”二狗一时没明白他想表达的东西。

“温州人为什么有钱？因为他们能短时间内通过自己的信用筹集到一大笔钱，然后用这些钱先在上海炒房，再到山西炒煤，据说他们现在还炒车牌。他们走到哪里炒到哪里，见什么炒什么，炒什么都赚。这就是钱生钱的魅力。为什么那么些投行的分析师工资高得离谱？因为他们就是靠钱生钱的！我现在一个月辛辛苦苦赚不到两万块钱，但是要是有了二百万，想赚两万只需要我的股票涨一个点，这可能是十分钟的事儿，对吧？”

“那你总归得先有一大笔钱才能做到钱生钱吧？”二狗插了一句。

“也未必一开始就要很多钱，巴菲特开始炒股票时有多少本金你知道吗？”

“不知道啊？”

“不知道也无所谓，你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吗？”

“……大概明白了。”

“……”他笑笑，不说话了，又点着了一根烟。蒙蒙细雨中，他眯着眼睛吸了一口，看样子，挺惬意。或许，他在畅想。

千万别听了他上述的侃侃而谈就认为他是个能说会道的人，其实用北京

话来说,他是个“杵窝子”。“杵窝子”这个词的意思大概就是跟自己的亲人、朋友总是能言善辩滔滔不绝,但是见了生人和外人却有点唯唯诺诺、不敢说话,或许还有点自卑、有点腼腆。二狗和他性格不大一样,二狗在生人面前是半个土匪,在熟人面前,那就是土匪。这可能就是南北方性格的差异。

小货车开到了延安中路,头上的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直插云霄的大厦,上海雨天的天空好像很低,低到还不如浦西的那些三十几层的高楼高。

“二狗,你说你留在上海工作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在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能功成名就,然后衣锦还乡吗?”

“……我啊,我……”二狗还真没想过。二狗这个土匪被他这个杵窝子问懵了。

“你以前不是说你如果大学毕业就回老家,你家可以很快把你安排到市政府工作,然后那什么,平步青云么?”

“我那是瞎说呢,瞎吹呢。我主要是怕我爸妈管我,他们总爱收拾我,离他们远点儿,我自由点儿。”

“呵呵,你说的不是心里话,哪儿好比的上自己家好啊?在上海这些年,你受过多少罪,我清楚。而且,我也清楚,你留在上海是为了让自己的人生不平凡。”

“……”二狗当时没答话,怔怔地抬头看着一座又一座高楼大厦……或许,他说的对吧。

“你想让自己的人生不平凡,想证明自己的人生不平凡,你说用什么证明最好?!”

“……”二狗还在想他刚才说的话,没回答他提出的新问题。

“我告诉你吧,钱!”

小货车转过了“亚洲第一弯”,也就是从延安高架路转向外滩的那个弯,开到了黄浦江边,左边是十里洋场的古典西式建筑群,右边是陆家嘴金融区的摩天大楼。那天好像是快过国庆节了,外滩上的建筑,都挂着中国的国旗。

“看了吗?那么多国旗,都是咱们中国的国旗,这是咱中国的上海,咱们中国人穷了一百年了,也该轮到咱们中国人有钱了!”如果不是小货车过于颠簸,他非站起来喊不可。

中山东一路的左边十里洋场的西式建筑上的中国国旗好像是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黄浦江对岸那些摩天大楼又激发了他对金钱的渴望。他显然十分激

动,连踩了好几脚书。

“……呵呵。”二狗看着他傻笑,不说话。

“……呵呵。”他也看着二狗傻笑,也不说话。

二狗和他同时安静了。两个半熟的男人,都怀揣着梦想,都对前途充满着憧憬,都想能在上海滩扬名立万。但相对比而言,他对上海的热爱和对成功的渴求应该都远远超过二狗:

第一、他是上海人,当然热爱这片故土。哦,不对,还应该加上俩字:他是上海“本地”人,上海“本地”人的意思是指不是出生在上海市区,而是出生在浦东、南汇等郊区的上海人,在上海人眼中,他们要比出生在上海市区的宁波、苏州等地人的后代要多少差一个层级。二狗还记得,他当年第一天来二狗所在的公司上班时打电话在说上海话,二狗对身边的一个上海女同事说:“哦,他也是上海人。”那个女同事说:“嗯,他是上海本地人。”二狗问:“嗯?口音相差很大吗?”二狗的女同事答曰:“他们想学上海市区的话可能要一辈子,我一听就能听出谁是上海本地人。”二狗确定,当时和女同事的对话肯定被在打电话的他听见了。因为,二狗在对话时看他的脸“刷”的一下红了,然后进公司两个礼拜,居然没跟那个上海女同事说一句话。

第二、据二狗所知,他经历过一次感情挫折。当然,也可以不称作感情挫折,因为他只是在上大学时暗恋一个家境很好的漂亮姑娘,这姑娘叫阿南。生性腼腆的他始终也没正式表白。而阿南可能仅仅把他当成普通朋友,男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就是没他的份儿,他足足等了四年。等到大学毕业时,他终于狠下了心表白,但那姑娘说:“我们……好像不大合适吧!”然后还说了半句话:“其实吧,我觉得你人倒是挺好的,但是……”这转折后面的潜台词姑娘没说,但他就认定姑娘是因为他家境一般,没有功成名就,所以不喜欢他。他渴望成功,迫切地渴望。那姑娘现在还没结婚呢!没结婚就有机会,是不?他着急啊,如果自己再不成功,那姑娘一旦嫁人了怎么办?

二狗的思绪被手机铃声打断了。

“我再有五分钟就到了。你下楼吧!”

“好。”二狗匆忙换上衣服,开门就走。

走到门口,二狗想起了点儿事儿:银行卡没拿。

他一旦跟二狗借钱怎么办?虽然他半年多没联系过二狗有点过分,虽然他

在朋友口中已经成了言而无信之人。但，毕竟，他不但和二狗做过两年的同事，而且他还是二狗仅有的几位挚友之一。要知道，男人之间成为挚友，可比女人之间成为闺蜜困难多了。

虽然二狗也很落魄，但他现在肯定比二狗更加落魄。二狗想了想，回房间里拿了工资卡。今天刚发的工资，还了房贷又还了信用卡，交了水电煤费，还剩下一些，或许能帮他救救急。

二、肖开元

二狗刚走到上岛咖啡的二楼就看见了坐在邻近楼梯口的一张桌子旁的他。

二狗几乎要认不出他了。

笔挺的西装变成了一件宽大还有些褶皱的深绿色T恤，梳理得一丝不苟的头发现在看起来明显有些蓬乱，以前刮得干干净净的脸上多了很多胡茬子，连笔直的腰杆看起来都有些微驼。虽然他还依然清秀，但脸色苍白而疲倦。虽然他依然还是帅哥，但却显得萎靡又落魄。而且，眼睛里，还有些血丝。仅仅一年多没见，他看起来已是暮气沉沉。

他怎么了？究竟怎么了？这还是二狗印象中的他吗？在过去的一年多里，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

忽然，二狗觉得有点心疼。

“开元！”忘了介绍了，二狗的这个朋友叫肖开元。

“……呵呵。”肖开元那苍白又疲倦的脸上多了一丝笑容，显然笑得很勉强。

“喝点什么？”

“咱俩都喝珍珠奶茶吧，你一直挺爱喝的。”

老朋友就是这样，多久不见也不会觉得陌生。他不但记得你，还能记得你爱喝什么，让人觉得心里暖暖的。二狗叫来了服务员，点了两杯原味的珍珠奶茶。

“找我啥事儿?!”二狗没废话，直接问了。二狗琢磨着，他应该是来找二狗借钱的，他只要开口，那二狗立马就把工资卡里的钱全取出来给他。反正，也没多少钱。

“没事儿，就是想找你聊聊。”

二狗发现,肖开元说话时不大抬头,好像不敢看二狗似的。而且,说话的声音也比以前小了许多,支支吾吾的。

“好吧!聊呗!咱就说说,你过去的一年多里都干了些什么?为什么我说了不下二十次要请你吃饭喝酒,你一次都没来过?!以前的同事聚会、朋友聚会你也从来都不参加。我还以为你真的要跟我绝交了呢,我琢磨着我没得罪你啊。说实话,开始那几个月见不到你我还挺想你的,但是现在,你要是再有半年不给我打电话,那我真 TMD 就忘了你是谁了!”二狗说。

“我一直……挺忙的。最近我找到了个工作,MIF。”

“哦,不错啊!”二狗知道,MIF 是一家外资的咨询公司,在业内曾经也是名气响当当。当然,现在据说优秀的咨询顾问流失了许多,已经不比当年,但是破船也有三千钉,而且该公司的福利待遇还算不错。

“嗯,还可以。”

从他的语气中,二狗听不出来哪怕一点点找到工作的兴奋。二狗还发现,他在整个对话的过程中,一直在摆弄手机,不怎么抬头。二狗说过,他是个“杵窝子”,也就是说,他以前只有在见生人的时候,才像现在这样。但今天,他面对的是他的挚友二狗啊。

“工资待遇咋样儿?”

“税后大概不到两万吧?!”

“那和你一年多以前没区别啊!”

“有个工作就去呗!现在考虑不了那么多了。”肖开元好像话中有话。

“那也不能将就啊。”

“我现在的处境比较糟糕,呵呵。”

“你把话说完!为什么糟糕!究竟糟糕到什么程度?!”

是个人就看得出他现在的处境的确是糟糕。当年意气风发的翩翩青年,现在如果不仔细看,还以为是一落魄的中年男人。这才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啊!

肖开元清了清嗓子,抬头看了看二狗。看样子,他终于要说话了。

“二狗,在过去的一年多里,我经历了大起大落、大喜大悲,都是你难以想象的级别的。但到了今天,我真的明白了,劳动才最光荣,成功没有捷径。当然了,这可能是个极其浅显的道理,是个人就懂。但是,我真的是经历了一番,才弄明白。”

“嗯……”二狗是个愿意聆听的人,听了他这句话,二狗就知道了,他终于

想说了。

接下来的内容,也可以不称之为对话,因为,这是刚才还在支支吾吾的肖开元一个人在说,在倾诉,而二狗,在目瞪口呆的听,听得已经忘记了说话。

“2006年秋天我辞职以后,拿着三十几万积蓄就进了股市。二狗我觉得我真的有眼光,你知道那波行情有多好吗?三十几万,到了春节时,已经炒到快六十万了,这时,我又让我爸妈拿出了他们的十几万积蓄给我,这样,我就有了七十多万……”

肖开元的家庭,真不算富裕,起码在上海人中不算是富裕。他家住上海郊区,开着个小商店,这小商店就是他家全部的收入来源,十几万块钱,对于他家来说,真不是小数。在肖开元读大学的时候,他家就花了十几万在闵行区(上海的郊区)给他买了个小房子,那时候房价低,十几万就可以买到个四五平米的房子,当时据说是倾他家所有了。估计后来的几年中,他家又攒下了一笔钱,肖开元应该拿的就是这笔钱。

“当时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就赚到了一百万,才四五个月的时间我的财产就翻了一翻,你说说,我当时还会觉得上班儿有意思吗?那段时间,你经常半夜一两点钟给我打电话找我喝酒,我总推掉,其实我那段时间真是忙,我每天要研究股票到深夜,还要不停地盯着一些论坛看消息,哪儿有时间喝酒啊?对了,二狗,你知道不,我赚到一百万时,我给我哥看,让我哥哥数账户上有多少位,他怎么数都数不过来……”

肖开元的哥哥是个弱智,智商大概相当于六岁左右的儿童,连穿衣服都分不清楚反正面。就因为他的哥哥是弱智,所以他家才有了二胎的指标,肖开元才能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但有一点很奇怪,他的哥哥虽然是弱智,但就是知道对弟弟好,从小就把所有的好吃的留给肖开元吃,自己从来都舍不得吃。肖开元小时候,他哥哥每到他放学的时间就站在家门口等着,一旦肖开元回来的晚点,他哥哥就哭。如果有小朋友欺负肖开元,他哥哥就冲上去打,他哥智商不高但力气不小,下手又没个轻重,好几次险些酿成血案。

“那时候我们全家人都高兴,我也高兴啊。那时候我都有勇气给阿南打电话了。我好久都没联系过她了,我问她现在怎么样。那时候阿南好像跟她男朋友分手了,正郁闷着呢。我就把她约在了恒隆广场吃饭,吃完饭,下楼时我顺便陪她在一楼逛了一圈,我看她在Gucci的专柜盯着一个包看了很久,那包两万多。等她回家以后,我回头进了Gucci的店就刷卡买下了那个包,给她快递了

过去,那时候,两万多可能也就是我在股市上两个小时的收入,那点儿钱对我来说,真无所谓。不过,没两天,阿南就又把包给我快递回来了,她说真的谢谢我而且真的很感动,但是不能接受我这么贵重的礼物……对了,二狗你还记得阿南吗?”

以前每次提到阿南,肖开元总是很兴奋,但那天例外,肖开元说这话的时候,显得有点沮丧。看来,即使有了钱,也的确未必能获得一切,比如感情,比如幸福。

二狗怎么会不记得阿南呢?二狗还看过他俩毕业时的一张合影呢。那照片儿上,就他们俩。阿南的个子很高,约有一米七的样子,身材很好。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精巧细致的嘴唇,虽然显然是素面朝天,但看起来却是说不出的漂亮和精致。阿南穿了条很普通的牛仔短裙,上身穿了件鹅黄的T恤,要多简单有多简单,但却让人觉得高雅大方,青春逼人,比那些在马路上、商场中见到的浑身名牌、手中提着名包的胭脂俗粉,不知道要强出多少。的确,阿南这样的姑娘,是不需要提 Gucci 包来证明自己的身价的,随便提个包、随便穿件衣服,就会有很多人去效仿。看了照片儿,二狗立马就知道肖开元为什么喜欢阿南了,如果二狗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的姑娘,也会喜欢的。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摆造型的需要,阿南居然还勾着肖开元的手臂。肖开元穿着牛仔裤和一件蓝格子T恤,看起来也很精神。他本来就是个帅哥。但是,表情好像有点不自然,有点紧张。可能是阿南第一次挽住他的手臂,他有点局促、有点受宠若惊吧。

这照片儿上俩人长得都不错,挺金童玉女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二狗觉得有点儿不和谐。还记得那时候肖开元问:“二狗,你说我俩配不?”二狗当时很不厚道地说了实话:“看长相看身材吧,你俩是挺配的,但是呢,却觉得好像有点不配的地方,究竟是哪儿,我还说不清楚。”

肖开元喝了口奶茶,舔了舔有点干裂的嘴唇:“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记得,呵呵,当时我想,可能是礼物还不够打动她吧,我再努努力,多赚点儿钱,一定能打动她。我那时股票账户里有一百多万,行情又那么好,钱肯定来得容易。”

听到这里,二狗有点迷糊了:对,谁都知道 2007 年股市的大行情,但这肖开元怎么就落魄到了今天这境地?

三、赌海无边

“这些事儿,我只可能跟你说,如果不和你说,我觉得要爆炸了……”肖开元说这话时那双无神且无助的眼睛中,流露出来的是真挚。

的确,很多人有了事儿以后不愿意去倾诉,尤其是有了引以为耻的事儿,更不愿意说给别人去听,宁可一个人憋着。生活在都市里的人压力本来就大,如果不能适时倾诉,恐怕真的会被压倒,真的会爆掉。如果能找到合适的人去倾诉,就有可能不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007年的4月,我职业炒股,每天需要大量的信息,所以我加入了一个上海本地的炒股的QQ群,在那里认识了很多股市里的高手,我们聊得不错。当时股市好,大家的资产都在迅速膨胀,所以我们也经常一起出来吃喝玩乐,腐败。认识了他们,我才知道以前的眼界有多狭窄。我们成天研究怎么换工作能涨点工资,要攒多久的钱能买辆像样的车什么的。我认识他们之后,才明白什么叫有钱人的生活。当时我们经常出来聚会的二三十个人,他们多数都像我一样,不工作。有的以前是专职炒楼的,前几年上海楼市火爆的时候赚了一大笔,看到股市不错,又进了股市。有的是投资一些有前途的小公司或者饭店,按月分红。他们根本不用工作,每天就琢磨去哪儿吃去哪儿玩。认识他们以后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才能过上那种生活。”

“二狗我知道你肯定在想,我一定是想赚更多的钱,然后去追阿南吧。呵呵,其实这可能仅仅是我的初衷,到后来认识了他们这群真正的有钱人,我真的希望能过得上他们那样的生活,我的衣着品位爱好这些方面都在向他们学习,从他们身上,我也的确学到了很多优秀的东西。”

“反正我在过去的一年多里就是这样的,俩字:狂躁。今天我来找你聊天,不是为别的,就是为了说说我这过去一年多所走过的路,你也不用骂我,你想骂我什么我都知道,我早已自己反省过无数遍。”

“我对钱的追求这么狂躁你觉得不可理解对吧?那是因为你从小衣食无忧,没缺过钱,也没因为穷被人鄙视过,而且,你也从未大富大贵过,你一直在小富即安地过着日子。没钱的痛苦你没经历过,短期内赚到大钱的快乐你更未曾拥有过。钱的魅力,你根本从未体会过。所以,你也别太鄙视我了。我可以这样说,如果你换成是我,那你或许会跟我走一样的路。”

“去年的5·30股市大跌，你知道我损失了多少吗？就那短短的几天，我损失了至少三十万，三十万啊，像我们这样的人想攒下三十万至少要两年的时间吧。当时我每天都睡不着，着急，心疼，我所在的那个QQ群在那几天已经炸锅了，大家都在那儿骂。那几天我还回了趟家，真是奇怪，我哥哥见到我就哭，我爸问他哭什么，我哥说我肯定遇上事儿了，翻来覆去就这一句。我也不知道我哥哥怎么知道的。我爸爸看新闻也知道股市下跌了，问我亏了多少，我说没亏多少。我爸爸还安慰我说：早晚会涨回去的，别着急。但二狗你能承受在几夜之间损失三十万的痛苦吗？你想想你能吗？当时我依然满仓操作，每天看着账户上的钱减少，真是寝食难安。当时QQ群里的人也都跟我一样，我本金少，亏的还算少的。就在那段最痛苦的日子里，我跟群里的一个小富姐聊天……”

“我和她以前见过几次，她当时和我关系很不错，相互的印象也不错，要不是她已经结婚了，还比我大一点，我们说不定真搞对象了。那天夜里就我们两个人在群里，我和她抱怨了一通股市以后，她说她现在在忙，我问她在忙什么，她说她在打球。我很纳闷儿，这大半夜的打什么球。她告诉我，她是在赌球，而且，她最近在股市上损失的一百多万，已经靠赌球赢回了大部分。我当时也很纳闷儿，那时候五大联赛、冠军杯都已经结束了，她还有什么球可赌。她告诉我说，只要想赌，球天天有。五大联赛结束了，还有芬兰超级联赛、瑞典超级联赛、日本职业联赛、美国职业大联盟可赌，只要想赌，根本不用愁没球赌。”

听完肖开元这句话，二狗感觉脑袋“轰”的一声，马上就明白了肖开元为什么近况如此之糟糕，为什么自己说自己万劫不复。吃不穷喝不穷嫖不穷，但是赌的穷抽的穷，赌和抽染上任何一样，完蛋只是时间的问题了。二狗望着肖开元那无神的双眼，挺绝望。

“我以前只听说过赌球，但是从来不知道球该如何去赌。我问她怎么赌，她说很简单，找个上海的皇冠代理庄家，给一个皇冠的外围，然后设定一个单场下注的上限和每天下注额度的上限，先下注，再付款，每周一结账。如果我想要，她可以帮我跟她的上家打个招呼，给我拿一个。我听到以后觉得挺兴奋，因为我认为我对足球还是很了解的，现在在股市里赔了这么多，我为什么不从球上捞回来呢？我当时就跟那小富姐说帮我要一个皇冠的外围，我也玩几场，大的不玩儿，单场上限一万元就成，每天的投注上限二十万。小富姐欣然应允了，第二天庄家来了趟我家，就把那外围给我了。”

“对赌球来说，一万一场真不算大的。再说，我股市上刚赔了三十万，要是